

人戏

□朱朱

那时候刚记事,母亲的单位里来了一群年轻人,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好看。梳两个麻花小辫子,鹅蛋脸上荡漾着两朵粉色的红晕。下午他们在仓库门口的空地上摆一条长椅和一张办公桌,单位里除去值班的全都来了,围坐在四周。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只是为了看热闹所以就跟母亲一起坐在人群中。母亲说,这叫“人戏”。果然,那个最漂亮的年轻人是报幕员。他们唱歌,演小品,跳舞。都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服装,说的也是接地气的方言。

还没有搬进城里住的时候,父母亲每人一辆自行车,我与朱哥手里拿着手电坐在车前架上,手电微弱的亮光照着漆黑的小路,去城里的灯光球场看露天电影。那时候生活很简单,我们穿最朴素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却有丰富的小人书与较为开阔的眼界。尽管成年后仍有人在在我眼前闪烁其词说父亲不怎么通人情,但他一个赤手空拳的外地人,能竭尽所能给子女营造一种丰富的文化氛围,这比教会孩子世故要来得多。

那时候露天电影院里只有五香瓜子和薄荷糖。我们每次都只吃薄荷糖,尽管我并不是喜欢那种冲鼻子的味道,但仍然很珍惜,当时珍惜是因为生活的相形见绌,买得起电影票已经很让人满足,而现在想来依然珍惜是因为那是属于我们全家的甜蜜。我记得《一江春水向东流》《野火春风斗古城》《虎

农忙的周末

□玛丽夫人

上周回娘家照顾骨折卧床的母亲,周五弟媳一家回来换班,我得以回到金沙。因为老家油菜籽已成熟,周五晚上又匆忙和先生回老家。周六一早,先生起床去地里割油菜。老家已好几年没长油菜,也是害怕打油菜时天太热。以往都种蚕豆,剥豆可以在家里,不用晒太阳。但去年秋冬时,二哥家多了好多油菜秧苗,说不如就长油菜吧,作物应当轮种。也算运气好,今年据说蚕豆不好,而油菜都长得特别好,没生病,也不倒伏。我照顾母亲太累,就没有下地,只管后勤:做早饭,洗衣服,送茶给先生喝。

不到八点,先生就收工,他还要回金沙加班开会。我独自在家,到三嫂家地里要一棵卷心菜,因为太大,两家分了吃。中午是红烧鱼、卷心菜烧小豆。先生中午在单位吃完午饭又回老家,下午他负责挖大蒜,我负责剪大蒜根须和杆子,忙完已是五点。地里还有些油菜,原本要明天早上割。先生看附近大家都在地里忙碌,干脆又下地,说这样明天早上就轻松了。我说一天干这么多活,身体吃不消,还是明天再做。而他一贯雷厉风行,坚持要做完。说来先生的确勤劳,农活、木工、电工、瓦工样样内行。去年老家修房子,所有的电、水、都是他自己完成。

夜里六点多终于全部完工,好像攻破碉堡,满心欢喜。为犒劳先生,我准备了冷切牛肉、韭菜炒百叶、小豆卷心菜炖

胆英雄》,当时的电影都是黑白的,虽如此,总觉得有了故事的滋养,日子过得就不一样了。母亲有一回曾笑着跟我说,这个人戏才是真的精彩。还记得有一回荧幕上忽然被突如其来的雨点打湿的印记,像宁静的河面上漾起的波纹,四散避雨的人群遗憾的唏嘘都有种欢喜的意味。

后来搬进了城,看电影只需要步行就行了。与我们一家一起看电影的,还有院儿里的其他人。除此以外,我们全家还一起去看过大马戏、蛇展,但凡小城里有任何表演性质的活动,似乎我们都会看一看。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会去各种培训班学这学那,说来也奇怪,我与朱哥从未受过什么登台表演的训练,却从小不怯场。朱哥的人职更是凭着文艺特长在众多优秀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上午应邀去参加五月风的开幕仪式,原来的文化活动都会在大大小小的剧场,现在已经走进了社区。社区的舞台搭得很美,歌舞、小品都是专业水准。我忽然想起了几十年前母亲说起的“人戏”。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唯累过,方得闲,唯苦过,方知甜。人都是在对比中产生幸福感的,前两天搬家的时候母亲还感慨,想不到能过这么好的日子。她也不会想到现在能看这么好的“人戏”。我常在家务的同时看电影听音乐,因为这跟看“人戏”一样,能被鼓励和安慰。看多了别人的故事,自己的内心就会像一张弓,一直在被拉开缩回,勇气与坚韧都已具备了随时出发的弹性。

鸡汤、红烧鱼。饭毕先生洗碗,我们一起在附近散了步。

周日一早,二嫂过来问我们要不要扁豆苗,他们家育了很多。我家从未长过扁豆,怕打药水,不懂管理。她观察我家的菜园之后说:“你们家还有地方种,不需要搭很烦的棚,可以借助现有的篱笆。既然爱吃扁豆,就自己种吧。”约好下午去她家拿扁豆苗。

先生起来后又下地忙碌,除草、挖排水沟。早饭后,我也一起帮忙,用锄头拖行。上午小姑送花生种来,去年我家花生被水淹了,长得不好,没有留种,就请她帮我们家留着。她还送来自己用网捕的龙虾。因为她女儿带着孩子在,没答应我们留饭,早早回去了。我们把花生种了下去。

黄昏,去二嫂家挖了扁豆苗回家栽,一个挖坑,一个放苗。栽好后先生浇水,我弄些土把苗扶扶正。晚饭后又在附近散步,遇到一对在地里割油菜的老夫妻,他们白天要去打工,农活只能早晚忙碌。散步回来,他们还在忙,说打算到九点才结束。农村大忙季节,真是很辛苦。

周一清晨,被叽叽喳喳的鸟声唤醒,一看才四点半,鸟儿起得也太早。老家门前有两株大树,一株是桂树,一株是橘树,鸟儿喜欢在上面做窝。有一种野鸽,每年都来这里安家,鸟屎掉在花叶上,怎么也冲洗不掉。开始只住着一对,这几年住进来好多户,不得不它们在准备安家前就赶走几家,虽然有点不地道。五点多起来,给扁豆和花木浇了水,吃过早饭,我们就回金沙了,结束了这农忙的周末。

心窗片羽



风姿

向  
来  
勋

文史  
随笔

高力士和他的《感巫州荠菜》诗

□蒋华

高力士其史

高力士是谁? 大部分人印象中就是帮烂醉如泥的李白脱鞋的那位。据说李白那次酒喝得太高,还叫杨国忠磨墨。不知他酒醒后可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手执拂尘的高力士可是唐玄宗“我寝则稳”的贴心宦官。连太子李亨都私下管他叫哥。而杨国忠不仅是丞相,还是杨贵妃的堂兄。——你想李白这谱摆的。按理说,脱靴磨墨理应是弯腰站在远处的小宦官李辅国干的事情。难怪国舅爷气炸了肺,高力士芥蒂在心。一次杨贵妃吟起李白献给她的赞美诗: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在旁的高力士就立即曲解道,汉宫里的赵飞燕虽立为皇后,但歌女出身,后因作风不正被贬为庶人。李白拿她跟您比,不是摆明在损您吗? 也不知这次挑拨是否成功奏效,反正唐玄宗很快就给李白一笔遣散费,撵出宫门。不久却将安禄山这位胡人边将迎进宫门,并且充耳不闻高力士“开门揖盗”的多次预警,还笑嘻嘻地看着体笨如熊的安禄山温顺如猫,不但只拜天子,不拜太子。还拜小16岁的杨贵妃作干妈,令杨贵妃花枝乱颤地赐赏他洗儿钱。逼得太子又管他叫哥。然而公元755年,高力士预言成真,安禄山起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塌方了何止是唐玄宗的命运,更是大唐的国运。

对拉开安史大幕的安禄山来说,不但像阿Q所说的,儿子打老子,一个月内就攻陷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京,直接把干老子唐玄宗撵得逃窜西南,还把干妈杨贵妃、干舅杨国忠间接地逼死在“西出都门百余里”的马嵬驿。而且还代替老哥,公元756年在洛阳做起了大燕皇帝。当时寄食长安的杜甫就目睹到一些王孙们痛哭路边、乞求为奴。更别说陷入“积尸草木腥”深渊的老百姓了。此时杜甫也思念并为离开长安的李白幸运,不然就和自己、大诗人王维一起成为安禄山的俘虏。而对“谁使君王西出走”的高力士来说,内心似乎百感交集。但又怪谁呢? 好在也是756年,以往叫高力士哥、叫安禄山干哥的太子李亨,在灵武僭位成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随后不久还赏给从长安狼窝里潜逃而来的杜甫一个左拾遗的小官。公元757年,唐军收复长安。虽然干儿子安禄山已死,但安禄山的亲儿子仍在继续燃烧叛乱的烽火。但长安毕竟迎来唐玄宗高力士等“回龙驭”的身影。然朝局已——一是新皇上位,老皇下野。高力士陪伴着头顶太上皇空帽子的唐玄宗一起幽禁在住房条件不错的兴

庆宫。但“从此君王不早朝”,无朝可上;也没有杨贵妃来“芙蓉帐暖度春宵”,更没有儿子唐肃宗来嘘寒问暖。唐玄宗在“孤灯挑尽未成眠”中,既对高力士当初引狼入室的预警悔之晚矣;也对亲儿子的猜忌痛心不已。更让他痛不欲生的竟然是,二是有拥戴之功的李辅国,此时已蹿得比当年高力士还红,权倾朝野。竟私下文件降低住房待遇,将唐玄宗搬到更偏僻荒凉的西苑宫。并率领一帮如狼似虎的卫士充当搬家公司,吓得唐玄宗好几次掉下马来。此时的高力士可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而是像猛将一样不呼自上,怒骂原是小弟的李辅国忘恩负义,并叱令他快快当马童,给太上皇牵马入宫。事后唐玄宗老泪纵横道:“今日若非将军,朕几不保。”今日没有你啊,我早成了刀下鬼。此时的唐玄宗根本没把高力士当家奴,而是当守护神。历史证明,李辅国后来杀死张皇后,吓死唐肃宗。可见这次要不是高力士挺身救驾,他真可能死于非命。但此事却让李辅国怀恨在心,不久就将高力士拉入黑名单,流放出长安——留下一个木偶似的唐玄宗,被人操作着鸡皮鹤发的残年。他《傀儡吟》就是此际的写照: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但对流放的高力士来说,不知早年间到杨国忠磨的墨香,还是为李白脱靴时沾到仙气,反正途经巴山楚水一样凄凉的巫州五溪(今湖南怀化)，“烟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的他写下这首《感巫州荠菜》。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阐述——

高力士其诗

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

此诗前两句,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一是明写巫州五溪遍生的荠菜就像自生自灭的野草,无人采食。而把它贩卖到长安、洛阳这两京的菜店,就有点像鲁迅所说的,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价廉物美地成为抢手菜。二是暗写两京的生活,经过燃烧八年的安史的烽火,“雨中春树万人家”的东都洛阳已是“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而原是九天阊阖,万国来朝的长安也是千疮百孔、瓦砾一片,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就连一些酒肉臭的朱门贵族也逐渐坠入困顿,原本是“宝阶香砌何曾识”的荠菜,自然成为“两京作斤卖”、供不应求的佳肴。这也侧面表明唐肃宗此时接掌的已不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开元盛世,而是“万户

伤心生野烟”的烂摊子。

再看此诗后两句,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作者借荠菜明志,不管夷夏不同,时局变迁、城乡差别,新老皇交替;还是物以稀为贵地改换一个新名字。荠菜就是荠菜,不讲无人手采,就是被人脚踩。我就是我,纵然艰苦无比,但气味不移、清香如故。诗境中颇有几分“宁可枝头抱香死”的忠贞和“春在溪头野荠花”的坦然。当公元762年高力士大赦回京,走到郎州(今湖南常德),听到唐玄宗驾崩的噩耗。他西望号啕,吐血不止。他没有回到帝京,而是吐血死在回京的路上。“凭谁借问岩前叟,曾托吾皇一梦来。”等于用另一种方式为老主殉葬。与“寥落古行宫”中那些扯闲淡、说玄宗的白发宫女相比,不得不承认,他血吐得比行宫中的花朵还鲜,比沉香亭下的海棠还美,比绮窗下的寒梅还香。倒也忠心耿耿地死得气味终不改,享年79岁。问题是高力士的历史形象却判若两人。

高力士其评

在野史传说中,“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余光中《寻李白》)。而民间戏台上,醉酒的杨贵妃常被视为“舞破中原”的红颜祸水,尖声尖气地把她当奶奶侍候的高力士又岂是好人。他鼻子上的这一块白粉已成为宦奸的标签。而正史《旧唐书》却赞誉“力士谨慎无大过”,就连以志士伯夷、叔齐自比的明代大思想家李贽,都称赞他是“真忠臣”。这种天地之别的打分,自然让人联想起马嵬驿的杨贵妃,正史明明写高力士奉旨把三尺白绫递成她上吊的绳索,而野史偏说她逃到日本……可惜高力士手执的拂尘拂不净历史的疑云。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就任人评说吧。哪怕以五角和脱靴的形象,衬托杨贵妃的百媚千娇和李太白的万丈豪情……殊途同归的是,高力士与唐玄宗、唐肃宗,以及他脱靴的李白、怒斥的李辅国,都逝世于公元762年。不知上天的安排,能否扯平他云遮雾罩的生平。8年后,59岁的杜甫在湘潭(属于高力士流放的湖南之域),见到曾是唐玄宗、杨贵妃宠爱的著名歌唱家李龟年。可惜李龟年所唱的再不是唐玄宗、杨贵妃爱听的李白的《清平调》,而是遗老们泪流满面的王维的《相思曲》,“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年秋天杜甫像高力士一样病逝于湘地。

雪挑霜煮春无尽,不似吾园荠菜花。好在后来唐肃宗的长子唐代宗为他平冤昭雪,并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于泰陵。而宋人黄山谷回想“五溪无人采”之句时,既流露出对此诗的赞美,也流露出对他气味终不改的怀念,尚想高将军!